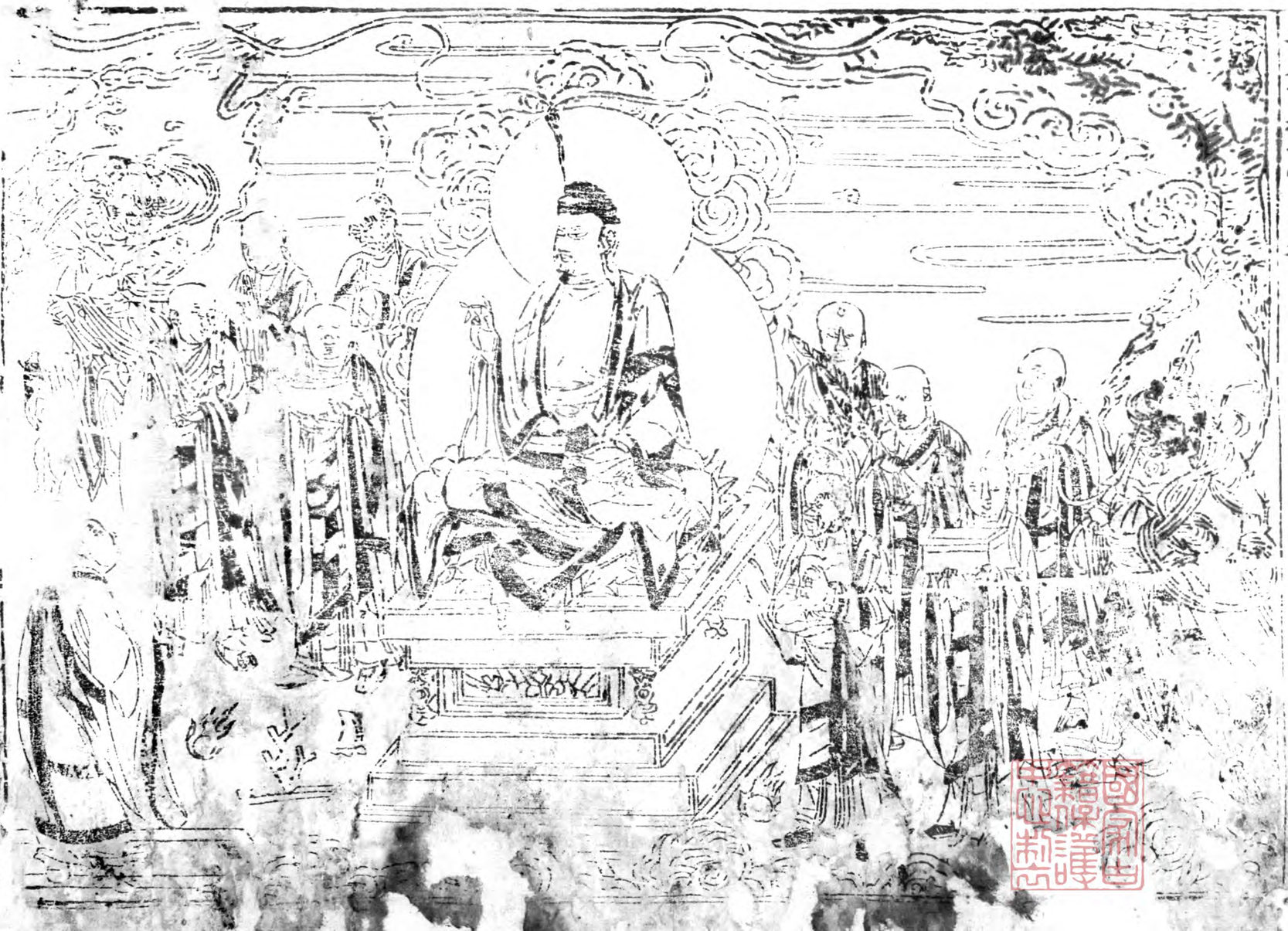

趙城縣廣勝寺

雜寶藏經卷第三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驚

兄弟二人俱出家緣

雜寶藏經卷第三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　譯　　驚

兄弟二人俱出家緣

往昔之世有兄弟二人心樂佛法出家學道其兄精懃集衆善法修阿練行未久之頃得羅漢道其弟聰明學問博識誦三藏經後為輔相請作門師多與財錢委使營造僧房塔寺時三藏法師受其財物將人經地為造塔寺基剎端嚴堂宇瑩飾制作之意妙絶工匠輔相見已倍生信敬供養供給觸事無乏三藏比丘見其心好即作是念寺廟訖成俱須衆僧安置寺上當語輔相使請我兄作是念已語輔相言我有一兄在於彼處捨家入道懃心精進修阿練行檀越今可請著寺上輔相荅言師所約勑但是比丘不敢違逆況復師兄是阿練也即便遣人懇懃往請既來到已輔相見其精懃用行倍加供養其後輔相以一妙疊價直千万以與於彼阿練比丘阿練比丘不肯受之懇懃强與

然後乃受而作是念我弟營事當須財物即以與之輔相後時以一麁疊

以一妙疊價直千万以與於彼阿練比丘阿練比丘不肯受之懇懃强與

然後乃受而作是念我弟營事當須財物即以與之輔相後時以一麁疊用與三藏三藏得已深生瞋恚又於後日輔相更以一張妙疊直千万錢與兄阿練其兄既得復以與弟其弟見已倍懷嫉妬即持此疊往至輔相愛敬女所而語之言汝父輔相先看我厚今彼比丘至止已来不知以何幻惑汝父令於我薄與汝此疊汝可持向輔相之前縫以為衣若其問者汝可荅言父所愛重阿練若者捉以與我輔相必定瞋不共語女語三藏言我父令厚敬彼比丘如愛眼精亦如明珠云何平當而到謗毀三藏復言汝若不尒與汝永斷女人又荅何故太平當更方宜情不能已便受此疊於其父前裁以為衣尒時輔相見疊即識而作念言彼比丘者甚大惡人得我之疊不自供給反以誑惑小兒婦女於是後日阿練若来不復出迎顏色變異時此比丘見輔相尒心自思惟必有異人毀謗於我使彼尒耳即昇空中作十八變輔相見已深

懷敬服即與其婦礼足懺悔恭敬情

自思惟必有異人毀謗於我使彼尒
耳即昇空中作十八變輔相見已深

懷敬服即與其婦礼足懺悔恭敬情
濃倍於常日即驅三藏及其已女悉
令出國佛言尒時三藏我身是以謗
他故於無量刼受大苦惱乃至今日
為孫他利之所毀謗尒時此女由謗
聖故現被駈出窮困乞活是以世人
於一切事應當明察莫輕誹謗用招
各罰

仇伽離謗舍利弗等緣

昔有尊者舍利弗目連遊諸聚落到
瓦師所值天大雨即於中宿會值窰
中先時有一牧牛之女在後深處而
聲聞人不入定時无異凡夫故不知
見彼牧牛女見舍利弗目連其容端
政心中惑著便失不淨尊者舍利弗
目連從瓦窰出仇伽離善於形相觀
人顏色知作欲相不作欲相見牧牛
女在後而出其女顏色有成欲相不
知彼女自生惑著而失不淨即便謗
言尊者舍利弗目連嬈牧牛女向諸
比丘廣說是事時諸比丘即便三諫
莫謗尊者舍利弗目連時仇伽離心
生瞋嫉倍更忿盛有一長者名曰婆

伽尊者舍利弗目連為說法要得阿

莫謗尊者舍利弗目連時仇伽離心生瞋嫉倍更忿盛有一長者名曰婆

伽尊者舍利弗目連為說法要得阿那含命終生梵天上即稱名為婆伽梵時婆伽梵遥於天上知仇伽離謗尊者舍利弗目連即便来下至仇伽離房中仇伽離問言汝是阿誰荅言我是婆伽梵為何事来梵言我以天耳聞汝謗尊者舍利弗目連汝莫說尊者等有如此事如是三諫諫之不止返作是言汝婆伽梵言得阿那含阿那含者名為不還何以来至我邊若如是者佛語亦虛梵言不還者謂不還欲界受生時仇伽離於其身上即生惡瘡從頭至足大小如豆往至佛所而白佛言云何舍利弗目連姪牧牛女佛復諫言汝莫說是舍利弗目連是事聞佛此語倍生瞋恚時惡疱瘡轉大如捺第二又以此事而白於佛佛復諫言莫說此事疱瘡轉大如拳第三不止其疱轉大如瓠身體壯熱入冷池中能令冰池甚大沸熱疱瘡盡潰即時命終墮摩訶優波地獄尒時比丘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尊者舍利弗目連等為他重謗佛言過去劫時舍利弗目連等曾為凡夫見群支

佛出瓦師窰中亦有牧牛女從後而

利弗目連等為他重謗佛言過去劫
時舍利弗目連等曾為凡夫見碎支

佛出瓦師窰中亦有牧牛女從後而
出即便謗言彼比丘者必與此女共
為交通由是業緣三惡道中受无量
苦今雖得聖先緣不盡猶被誹謗當
知聲聞人不能為衆生作大善知識
所以者何若舍利弗目連為仇伽離
現少神足仇伽離必勉地獄不為現
故使仇伽離墮於地獄如此之事佛
作是說是菩薩人如鳩留孫佛時有
一仙人名曰定光共五百仙人在於
山林中草窟裏住時有婦人偶行在
此值天降雨風寒理極無避雨處即
向定光仙所寄宿一夜明日出去諸
仙人見之即便謗言此定光仙必共
彼女行不淨行尒時定光知彼心念
恐其誹謗墮於地獄即昇虛空高七
多羅樹作十八變諸仙人見已而作
是言身能離地四指無有婬欲何況
定光昇虛空中有大神變而有欲事
我等云何於清淨人而起誹謗時五
百仙即五體投地曲躬懺悔緣是之
故得勉重罪當知菩薩有大方便真
是衆生善知識佛言尒時五百仙人者今

者今弥勒是也尒時五百仙人者今

故得勉重罪當知菩薩有大方便真是衆生善知識佛言尒時定光仙人

者今弥勒是也尒時五百仙人者今長老等五百比丘是也

龍王偈緣

佛在王舍城提婆達多往至佛所惡口罵詈阿難聞已極生瞋恚駈提婆達多令出去而語之曰汝若更来我能使汝得大苦惱諸比丘見已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常於提婆達多生慈愍心而提婆達多於如来所恒懷惡心阿難瞋恚即駈使去佛言非但今日於過去世亦曾如此昔於迦尸國時有龍王兄弟二人一名大達二名優婆大達恒雨甘雨使其國内草木滋長五穀成熟畜生飲水皆得肥壯牛羊蕃息時彼國王多煞牛羊至於龍所而祠於龍龍即現身而語王言我既不食何用煞生而祠我為數語不改兄弟相將遂避此處更到一小龍住處名七度脾七度脾龍晝夜瞋恚惡口罵詈大達語言汝莫瞋恚比尒還去優婆大達極大忿怒而語之言唯汝小龍常食蝦蟇我若吐氣吹汝眷屬皆使消滅大達語弟莫作瞋恚

我等今當還向本處迦尸王國渴仰

唯汝小龍常食蝦蟇我若吐氣吹汝
眷屬皆使消滅大達語弟莫作瞋恚

我等今當還向本處迦尸王國渴仰
我等迦尸國王作是言曰二龍若來
隨其所須以乳酪祀更不煞生龍王
聞已即還本處於是大達而作是偈言
盡共合和至心聽　極善清淨心數法
菩薩本緣所說事　今佛顯現故昔偈
天中之天三佛陀　如來在世諸比丘
更出惡言相譏毀　大悲見聞如此言
集比丘僧作是說　諸比丘依我出家
非法之事不應作　汝等各各作麁語
更相誹謗自毀害　汝不聞知求菩提
修集慈忍難苦行　汝等若欲依佛法
應當奉行六和敬　智者善聽學佛道
為欲利益安衆生　普於一切不惱害
修行若聞應遠惡　出家之人起忿諍
猶如冰水出於火　我於過去作龍王
兄弟有二同處住　若欲隨順出家法
應斷瞋諍合道行　第一兄名為大達
第二者名優婆達　俱不煞生持淨戒
有大威德猒龍形　恒向善趣求作人
若見沙門婆羅門　修持淨戒又多聞
變形供養常親近　八日十四十五日
受持八戒撿心意　捨已住處詣他方

有龍名曰七度脾　見我二龍大威德

變形供養常親近　八日十四十五日
受持八戒檢心意　捨已任處詣他方

有龍名曰七度脾　見我二龍大威德
知已不如生嫉恚　恒以惡口而罵詈
脩頷腫口氣麤出　瞋怒心盛身脹大
出是惡聲而謗言　幻惑誑偽見侵逼
聞此下賤惡龍罵　優波大達極瞋恚
請求其兄大達言　以此惡語而見毀
恒食蝦蟇水際住　如此賤物敢見罵
若在水中惱水性　若在陸地惱宮人
聞惡欲忍難可堪　今當除滅身眷屬
一切皆毀還本處　大力龍王聞弟言
所說妙偈智者讚　若於一宿住止處
少得供給而安眠　不應於彼生惡念
知恩報恩聖所讚　若息樹下少蔭涼
不毀枝葉及花菓　若於親厚少作惡
是人終始不見樂　一飡之恵以惡報
是不知恩行惡人　善菓不生復消滅
如林被燒而燋无　後還生長復如故
背恩之人善不生　若養惡人百種供
終不念恩必報怨　辭如仙人為依住
生子即死仙養活　長大狂逸煞仙人
樹木屋宇盡踰壞　惡人背恩亦如是
心意輕躁不暫停　辭如洄復中有樹
不修親友無返復　如似白疊覆舟涂

若欲報怨應加善　不應以惡而毀害
智者報怨皆以慈　譬如天地及山海

心意輕躁不暫停　譬如洄復中有樹
不修親友無返復　如似白疊甄舟涂

若欲報恩應加善　不應以惡而毀害
智者報恩皆以慈　擔負天地及山海
此擔乃輕背恩重　一切衆生平等慈
是為第一最勝樂　如度河津安隱過
慈等二樂亦如是　不害親友是快樂
滅除憍慢亦是樂　內無德行外憍逸
實無有知生憍慢　好與强諍親惡友
名稱損減得惡聲　孤小老者及病人
新失富貴羸劣者　貧窮無財失國王
單已苦厄無所依　於上種種困厄者
不生憐愍不名仁　若至他國無眷屬
得衆惡罵忍為快　能遮衆惡鬪諍息
寧在他國人不識　不在已邦衆所輕
若於異國得供敬　皆來親附不瞋諍
即是已國親眷屬　世間富貴樂甚少
衰滅苦惱甚衆多　若見衆生皆退失
制不由已默然樂　怨敵力勝自羸弱
親友既少無所怙　自察如是默然樂
非法人所貪且慳　不信無慙不受言
於彼惡所默然樂　瞋恚甚多殘害惡
好加苦毒於衆生　如此人邊默然樂
不信强梁喜自高　得逆諂偽詐幻惑
於如此人默然樂　破戒凶惡無慮忍

恒作非法無信行　於此人所默然樂

不信强梁喜自高　得逆諂偽詐幻惑
於如此人默然樂　破戒凶惡無慮忍

恒作非法無信行　於此人所默然樂
妄語無愧好兩舌　邪見惡口或綺語
傲慢自高深計我　極大慳貪懷嫉妬
於此人所默然樂　若於他處不知已
亦無識別種性行　不應自高生憍慢
至餘國界而停住　衣食仰人不自在
若得毀罵皆應忍　他界寄住仰衣食
若為基業欲快樂　亦應如上生忍辱
若住他界仰衣食　乃至下賤來輕已
諸是智者宜忍受　在他界住惡知友
愚小同處下賤人　智者自隱如覆火
猶如熾火猛風吹　炎著林野皆焚燒
瞋恚如火燒自他　此名極惡之毀害
瞋恚欲心智者除　若修慈等瞋漸滅
未曾共住輒親善　恒近惡者是癡人
不察其過輒棄捨　作如上事非智者
若無愚小智不顯　如鳥折翅不能飛
智者無愚亦如是　以多愚小及無智
不能覺了智有力　以是義故諸賢拓
博識多聞得樂住　智者得利心不高
失利不下無愚癡　所解義理稱實說
諸有所言為遮惡　安樂利益故宣辯
為令必解說是語　智者聞事不卒行

思惟籌量於其實　明了其理而後行
是名自利亦利他　智者終不為諍論

諸有所言為遮惡　安樂利益故宣辯
為令必解說是語　智者聞事不卒行

思惟籌量於其實　明了其理而後行
是名自利亦利他　智者終不為身命
造作惡業無理事　不以苦樂違正法
終不為己捨正行　智者不慳無嫉恚
亦不嚴惡無愚癡　危害垂至不恐怖
終不為利讒嫵人　亦不威猛不怯弱
又不下劣正處中　如此諸事智者相
威猛生嫌懦他輕　去其兩邊處中行
或時默然如痴者　或時言教如王者
或時作寒猶如雪　或時現熱如熾火
或現高大如須彌　或時現卑如卧草
或時顯現猛如王　或時寂滅如解脫
或時能忍飢渴苦　或時堪忍苦樂事
於諸財寶如糞穢　自在能調諸瞋恚
或時安樂縱伎樂　或時恐怖猶如鹿
或時威猛如虎狼　觀時非時力無力
能觀富貴及衰滅　忍不可忍是真忍
忍者應忍是常忍　於羸弱者亦應忍
富貴強盛常謙忍　不可忍忍是名忍
嫌恨者所不嫌恨　於瞋人中常心淨
見人為惡自不作　忍勝己者名怖忍
忍等己者畏鬪諍　忍下劣者名威忍
惡罵誹謗愚不忍　如似兩石著眼中

能受惡罵重誹謗　智者能忍花雨為
若於惡罵重誹謗　明知能忍於瞋恨

忍等己者畏鬪諍　忍下劣者名威忍
惡罵誹謗愚不忍　如似兩石著眼中
能受惡罵重誹謗　智者能忍花雨爲
若於惡罵重誹謗　明知能忍於慧眼
猶如降雨於大石　石無損壞不消滅
惡言善語苦樂事　智者能忍亦如石
若以實事見罵辱　此人實語不足瞋
若以虛事而罵辱　彼自欺誑如狂言
智者解了俱不瞋　若爲財寶及諸利
忍受苦樂惡罵謗　若能不爲財寶利
說得百千諸珎寶　猶應速疾離惡人
樹枝被斫不應拔　人心已離不可親
便從異道遠避去　可親友者滿世間
先敬後慢而輕毀　亦無恭敬不讚歎
如似白鵠輕飛去　智者遠愚速應離
好樂鬪諍懷諂曲　喜見他過作兩舌
忘言惡口亦綺語　輕賤毀辱諸衆生
更出痛言入心髓　不護身業口與意
智者遠離至他方　嫉妬惡人無善心
見他利樂及名稱　心生熱惱大苦毒
言語善濡意極惡　唯智能遠至他方
人樂惡欲貪利養　諂曲要取無慙愧
內不清淨外亦然　智者速遠至他方
若人無有恭恪心　憍慢所懷無教法
自謂智者實愚癡　慧者遠離至他方

此處飲食得卧具　并諸衣被憑活路

若人無有恭恪心　憍慢所懷無教法
自謂智者實愚癡　慧者遠離至他方

此處飲食得財具　并諸衣被憑活路
應當擁護念其恩　猶如慈母救一子
愛能生長一切苦　先當斷愛而離瞋
悉能將人至惡趣　自高憍慢亦應捨
富貴親友貧賤離　如此之友當速遠
若為一家捨一人　若為一村捨一家
若為一國捨一村　若為已身捨天下
若為正法捨已身　若為一指捨現財
若為身命捨四支　若為正法捨一切
正法如蓋能遮雨　修行法者法擁護
行法力故斷惡趣　如春威熱得蔭涼
修行法者亦復然　與諸賢智趣向俱
多得財利不為喜　若失重寶不為憂
不常懃苦求七索　是名堅實大丈夫
施他財寶甚歡喜　世間過惡速捨離
安立已身深於海　是名雄健勝丈夫
若解義理衆事巧　為人柔軟共行樂
諸人歎說善丈夫　優波大達作是言
我今於兄倍信敬　假使遭苦極困厄
終不復作諸惡事　若死若活得財產
及失財產不造惡　兄今當知我奉事
願以持戒而取死　不以犯戒而取生
何故應當為一生　而可放逸作惡行

生死之中莫放逸　我於生死作不善

願以持戒而取死　不以犯戒而取生
何故應當為一生　而可放逸作惡行

生死之中莫放逸　我於生死作不善
遭值惡友造非法　得遇善友以斷除
佛入宿命知了說　告諸比丘是本偈
尒時大達是我身　優波大達是阿難
當知尒時七度脾　即是提婆達多身
比丘當知作是學　是名集法揔攝說
宜廣慎行應恭敬　諸比丘僧修是法

提婆達多毀傷佛因緣

佛在王舍城告提婆達多言汝莫於如來生過患心自取減損得不安事自受其苦諸比丘言希有世尊提婆達多於如來所常生惡心世尊長夜慈心憐愍柔軟共語佛言不但今日乃往過去迦尸之國波羅榛城有大龍王名為瞻蔔常降時雨使穀成熟十四日十五日時化作人形受持五戒布施聽法時南天竺國有呪師來堅箭結呪取瞻蔔龍王時天神語迦尸王言有呪師將瞻蔔龍王去迦尸國王即出軍衆而往逐之彼婆羅門便復結呪使王軍衆都不能動王大出錢財贖取龍王婆羅門第二更來呪取龍王諸龍眷屬興雲降雨雷電

礫礫欲煞婆羅門龍王慈心語諸龍

出錢財贖取龍王婆羅門第二更来
呪取龍王諸龍眷屬興雲降雨雷電

霹靂欲煞婆羅門龍王慈心語諸龍
衆莫害彼命善好慰喻令彼還去第三復
来時諸龍等即欲煞之龍王遮護不
聽令煞即放使去尒時龍王今我身
是也尒時呪師者提婆達多是也我
為龍時尚能慈心數數救濟況於今
日而當不慈

共命鳥緣

佛在王舍城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提
婆達多是如来弟云何常欲怨害於
佛佛言不但今日昔雪山中有鳥名
為共命一身二頭一頭常食美菓欲
使身得安隱一頭便生嫉妬之心而
作是言彼常云何食好美菓我不曾
得即取毒菓食之使二頭俱死欲知
尒時食甘菓者我身是也尒時食毒
菓者提婆達是昔時與我共有一身
猶生惡心今作我弟子亦復如是

白鵝王緣

佛在王舍城提婆達多推山壓佛放
護財為欲蹋於佛惡名流布提婆達
多於衆人前向佛懺悔嗚如来足無
衆人時於比丘中惡口罵佛諸人皆

言提婆達多向佛懺悔心極調順無

多於衆人前向佛懺悔嗚如来足無
衆人時於比丘中惡口罵佛諸人皆

言提婆達多向佛懺悔心極調順無
故得此惡名流布諸比丘言希有世
尊提婆達多甚能諂偽於衆人前調
順向佛於屏處時惡心罵佛佛言不
但今日乃往過去時有蓮花池多有
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鸛雀在於池中
徐步舉脚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
庠序不惱水性時有白鵝而說偈言
舉脚而徐步　音聲極柔軟　欺誑於世間
誰不知諂詭
鸛雀語言何為作此語来共作親善
白鵝荅言我知汝諂詭終不親善汝
欲知尒時鵝王即我身是也尒時鸛
雀提婆達是

大龜因緣

佛在王舍城提婆達多心常懷惡欲
害世尊乃雇五百善射婆羅門使持
弓箭詣世尊所挽弓射佛所射之箭
變成拘物頭華分陁利華波頭摩華優
鉢羅華五百婆羅門見是神變皆大
怖畏即放弓箭礼佛懺悔在一面坐
佛為說法皆得須陁洹道復白佛言
願聽我等出家學道佛言善来比丘

鬚髮自落法服著體重為說法得阿

佛為說法皆得須陁洹道復白佛言願聽我等出家學道佛言善來比丘

鬚髮自落法服著體重為說法得阿羅漢道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神力甚為希有提婆達多常欲害佛然佛恒生大慈佛言非但今日於過去時波羅㮈國有一商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迴猘處遇水羅剎而捉其船不能得前衆商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愍濟我厄也有一大龜皆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衆人即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龜頭煞諸商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煞之不詳不識恩也不識恩曰我停飢急誰問尒恩輒便煞龜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大群為蹋煞衆人尒時大龜我身是也尒時不識恩者提婆達多是五百商人者五百婆羅門出家學得道者是我於往昔濟彼厄難今復拔其生死之患

二輔相詭嬈緣

佛在王舍城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緣欲得煞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

婆羅門來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

佛在王舍城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緣
欲得煞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

婆羅門来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
達多於婆羅門所即合毒藥以散佛
上風吹藥反墮已頭上即便悶絶躃
地欲死醫不能治阿難白佛言世尊
提婆達多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為說
實語我從菩薩成佛已来於提婆達
多常生慈悲無惡心者提婆達多毒
自當滅作是語已毒即消滅諸比丘
言希有世尊提婆達多恒起惡心於
如来所如来云何猶故活之佛言非
但今日惡心向我過去亦尒時問佛
言惡心於佛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之
世迦尸國中有波羅柰城有二輔相
一名斯那二名惡意斯那常順法行
惡意恒作惡事好為詭媚而語王言
斯那欲作逆事王即收閉諸天善神
於虛空中出聲而言如此賢人實無
過罪云何拘繫諸龍尒時亦作是語
群臣人民亦作是語王便放之第二
惡意刼王庫藏者斯那舍王亦不信而
語之言汝憎疾於彼擅作此事王言
捉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斬之斯那
即教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有罪

便走向毗提醯王所作一寶篋盛二
惡虵見毒具足令毗提醯王看使

捉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斬之斯那
即教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有罪

便走向毗提醯王所作一寶篋盛二
惡虵見毒具足令毗提醯王遣使送
與彼國國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
示餘人王見寶篋極以嚴飾心大歡
喜即喚斯那欲共發看斯那荅言遠
來之物不得自看遠來菓食不得即
食何以故彼有惡人或能以惡來見
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懇懃三諫王不
用語復白王言不用吕語王自看之
吕不能看王即發看兩眼盲冥不見
於物斯那憂苦愁怜欲死遣人四出
遍歷諸國遠覓良藥既得好藥以治
王眼平復如故尒時王者舍利弗是
也尒時斯那我身是也尒時惡意提
婆達多是

山鷄王緣

佛在王舍城提婆達多往至佛所而
作是言如来今者可閑靜住以此大
衆付囑於我佛言食唾癡人我尚不
以諸大衆等付囑舍利弗目犍連云
何乃當付囑於汝提婆達多瞋罵而
去諸比丘言世尊提婆達多欲作種
種苦惱於佛又多方便欺誑如来佛

言不但今日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
山鷄王多將鷄衆而遊從之鷄王極

去諸比丘言世尊提婆達多欲作種
種苦惱於佛又多方便欺誑如來佛

言不但今日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
山鷄王多將鷄衆而隨從之鷄冠極
赤身體甚白語諸鷄言汝等遠離城
邑聚落莫為人民之所啄食我等多
諸怨疾好自慎護時聚落中有一猫
子聞彼有鷄便往趣之在於樹下徐
行伺視而語鷄言我為汝婦汝為我
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赤身
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鷄說偈言
猫子黄眼愚小物　觸事懷宫欲啄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　而得壽命安隱者
尒時鷄者我身是也尒時猫者提婆
達是昔於過去欲誘誑我今日亦復
欲誘誑我
吉利鳥緣
佛在王舍城尒時提婆達多作是念
言佛有五百青衣鬼神恒常侍衛佛有
十力百千那羅延所不能及我今不
能得宫當還奉事觀其要脉而傷宫
之乃可得然便於比丘比丘尼優婆
塞優婆夷大衆之中向佛懺悔而作
是念受我懺悔得作方便不受我悔
足使如來惡名流布便白佛言世尊

受我懺悔我欲於彼閑静之處自修
其志佛言去無滔祖者滔誑者無有

是念受我懺悔得作方便不受我悔
足使如來惡名流布便白佛言世尊

受我懺悔我欲於彼閑靜之處自修
其志佛言法無諂誑諸諂誑者無有
法也外道六師皆言提婆達多好向
佛懺悔佛不受懺悔諸比丘言提婆
達多諂曲向佛佛言非但今日過去
久遠波羅捺國有王名梵摩達作制
齋煞時有鵄師著仙人衣服煞諸鹿
鳥人無知者有吉利鳥語諸人言此
大惡人雖著仙人衣實是鵄師常行
煞害而人不知衆人皆信吉利鳥實
如其言尒時吉利鳥者我身是也尒
時鵄師者提婆達是尒時王者舍利
弗是也

老仙緣

佛在王舍城尒時阿闍世王為提婆
達多日送五百釜飯多得利養諸比
丘皆白世尊言阿闍世王日為提婆
達多送五百釜飯佛言比丘莫羨提
婆達多得利養事即說偈言
芭蕉生實枯　蘆竹篁亦然　駏驉懷姙死
騾騱亦復然　愚貪利養害　智者所嗤笑
說是偈已告諸比丘言提婆達多非
但今日為利養所害誹謗於我過去
亦尒比丘問佛言過去之事其義云
何佛言往昔波羅捺國山山之中有

說是偈已告諸比丘言提婆達多非
但今日為利養所害誹謗於我過去

亦尒比丘問佛言過去之事其義云
何佛言往昔波羅㮈國仙山之中有
二仙人其一老者獲五神通其一壯
者竟無所得時老仙人即以神力往
瞿單越取成熟粳米而来共食之復
至閻浮樹取閻浮提果亦来共食到忉
利天取天須陁味来共食之少仙人
見是已心生悕仰白老者言願教授
我修五神通老仙人言若有好心得
五神通必有利益若無好心反為惡
害猶懃啓請唯願教我時老仙人便
教五通尋即獲得既得五神通於衆
人前現種種神足於是已後大得名
稱利養乃於老者生疾妬心處處誹
謗即退失神足諸人聞已作是言曰
老仙人者宿舊有德是壯仙人横生
誹謗便皆瞋之城門下遮不聽使入
便失利養欲知尒時老仙人者我身
是也尒時壯仙人者提婆達多是也

三佑客因緣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等用佛語
者皆得涅槃天人之道用提婆達語
者悉墮地獄受大苦惱佛言非但今
日奉我教者得大利益用提婆達語
獲於大苦往昔亦尒過去之世有二

者皆得涅槃天人之道用提婆達語
者悉墮地獄受大苦惱佛言非但今

日奉我教者得大利益用提婆達語
獲於大苦往昔亦尒過去之世有二
賈客俱將五百商人到曠野中有夜
又鬼化作年少者好衣服頭戴花鬘
彈琴而行語賈客言不疲極也載是
水草竟何用為近在前頭有好水草
從我去來當示汝道一賈客壬尋用
其言我等今棄所載水草便輕行
在前而去一賈客言我等今者不見
水草慎莫擲棄前棄水草者渴旱
死盡不棄之者達到所在尒時不棄
水草者我身是棄水草者提婆達多
是也

八天次第問法緣

昔佛在世於夜分中忽有八天次第
而來至世尊所其初來者容貌端政
光照一里有十天女以為眷屬來詣
佛所至心頂礼却在一面佛告天曰
汝以修福得受天身五欲自娛快獲
安樂於時此天即白佛言世尊我雖
生處天上心常憂苦所以者何以我
先身修行之時於父母師長沙門婆
羅門雖為中孝心生恭敬然於其所
不能慇懃恭敬礼拜迎来送去以是
業緣果報實少不如餘天以不如故

先身修行之時於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雖為中孝心生恭敬然於其所不能慇懃恭敬礼拜迎来送去以是業緣果報實少不如餘天以不如故自責修行不能滿足復有一天容貌身光及其眷屬十倍勝前来至佛所頭面礼足却在一面佛告天曰汝生天上快得安樂天白佛言世尊我雖生處天上亦常憂苦所以者何以我前世修行之時雖於父母師長所沙門婆羅門生中孝心恭敬礼拜然而不能為施牀坐煖煖敷具以是業緣今獲果報不如餘天以不如故自責修因不能滿足復有一天形貌光明及以眷屬十倍勝前来至佛所頭面礼足却在一面佛告天曰汝受天身快得安樂天白佛言我雖生處天宮常懷憂惱所以者何以我前身雖復善於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忠孝恭敬礼拜為施牀敷然於其所不能廣設餚饌飲食以用供養以是業緣今得果報不如餘天以不如故心自悔責修因不具是故憂惱復有一天容貌光明及其眷屬十倍勝前来至佛所頭面礼足却在一面佛告天曰汝

受天身快得安樂天白佛言我雖生

貌光明及其眷屬十倍勝前來至佛
所頭面礼足却在一面佛告天曰汝
受天身快得安樂天白佛言我雖生
天心常憂惱所以者何以我過去雖
於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忠孝恭敬
礼拜為施敷具及以飲食然不聽法
以是因緣今獲果報不如餘天以不
如故常自剋責修因不滿是故憂惱
次復一天身色光明及其眷屬十倍
勝前來至佛所頭面礼足却在一面
佛告天曰汝受天身快得安樂天白
佛言我雖生天心常憂惱所以者何
以我前世雖復於君父母師長沙門
婆羅門能忠孝恭敬礼拜敷具飲食
而聽於法而不解義以不解故今獲
果報不如餘天以不如故心常悔責
修因不滿是故憂惱次有一天身色
光明及其眷屬十倍勝前來至佛所
頭面礼足却在一面佛告天曰汝受
天身快得安樂天白佛言我雖生處
天堂心常憂惱所以者何以我前世
修行之時雖能於君父母師長沙門
波羅門忠孝恭敬礼拜敷具飲食聽
法解義然復不能如說修行以是業
緣今獲果報不如餘天以不如故深

目悔責修因不滿是故憂惱次有一
天容貌光明及其眷屬十倍勝

法解義然復不能如說修行以是業
緣今獲果報不如餘天以不如故深

自悔責修因不滿是故憂惱次有一
天容貌光明及其眷屬十倍勝前來
至佛所頭面礼足却在一面佛告天
曰汝受天身快得安樂天白佛言我
於今日得生天宮五欲自娛所須之
物應念輙至真實快樂无諸憂惱所
以者何以我前世修因之時於父母
師長沙門婆羅門忠孝恭敬礼拜敷
具飲食聽法能解其義如說修行以
是因緣受天果報身形端正光明殊
妙眷屬衆多勝餘諸天以修此行故
得果滿足以滿足故得寂勝果報勝
果報故一切諸天無有及者以無及
者心得快樂也

雜寶藏經卷第三